





第四二九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何文簡疏議
垂光集
孫毅菴奏議
王坡奏稿
南宮奏疏
訥谿奏稿
譚襄敏奏議
明譚綸撰

- | | |
|-------|-----|
| 明何孟春撰 | 一 |
| 明周璽撰 | 二六三 |
| 明孫懋撰 | 二八九 |
| 明張原撰 | 三五一 |
| 明夏言撰 | 四〇九 |
| 明周怡撰 | 五五九 |
| 明譚綸撰 | 五八七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六

何文簡疏議目錄

詔令奏議類二
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何文簡疏議目錄
卷一

建言疏

省營繕疏

應詔萬言疏

恤邊疏

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何文簡疏議
目錄

時政疏

正祀疏

馬政疏

馬政第二疏

地方疏

卷三

乞恩分豁疏

計錢鈔疏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
編修臣裴謙覆勅
總校官庶吉士臣
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
李荃
謄錄監生臣
唐燦

表清節疏

推行馬政疏

軍務疏

請還駕疏

議馬政疏

卷四

議國課疏

保製祖爵疏

欽定四庫全書

何文簡公集

地方疏

乞恩會捕疏

急救生靈疏

卷五

強賊激變疏

貪官科害疏

貪官害民疏

貪官違法疏

卷六

申戒邊官疏

地震疏

積年草賊疏

禁科擾疏

議國課疏

治貪疏

議剝草賊疏

欽定四庫全書

何文簡公集

卷七

地方疏

防禦疏

乞復學校疏

陳言疏

公折俸疏

辭俸廕疏

閑銀場第二疏

裁革冗員疏

卷八

陳革內官疏

處置地方疏

乞明典禮疏

開禁疏

祠祀疏

邊務疏

欽定四庫全書

目錄
何文簡疏議

卷九

辭免改任疏

陳言疏

辭賞疏

正申公義疏

救災防患疏

乞隆聖孝疏

卷十

辯斥忠邪疏

回詰疏

認罪疏

自効免任疏

臣等謹案何文簡疏議十卷明何孟春撰

孟春字子元郴州人弘治癸丑進士授兵部主

欽定四庫全書

目錄
何文簡疏議

事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入為吏部左

侍郎以爭大禮泣諫左遷南京工部左侍郎

尋削籍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謚文簡事蹟具

明史本傳孟春沒後遺稿散佚萬曆初巡撫

湖廣僉都御史汝陽趙賢始搜輯其詩文刻

之於永州又別錄其奏議為一集刊於衡州

前二卷為官兵部時作第三卷為官河南參

政入為太僕寺卿時作第四卷至八卷為巡

撫雲南時作木二卷為官侍郎時作孟春少

遊李東陽之門學問該博而詩文頗質率不

能成家惟生平以氣節自許厯官所至數奏

剴切殊有可觀本傳所載如救言官龐泮等
請停萬歲山工役清寧宮灾陳八事出理陝

西馬政上釐弊五事諫武宗辛宣府嘉靖初
以旱潦相仍條奏八事尤其建白之卓卓者

今多在集中大抵懇摯詳明侃侃鑿鑿實於

欽定四庫全書

何文簡疏議卷一

明 何孟春 撰

建言疏

奏為建言事臣少觀古史聖君之世必無以言得罪者
聖世之臣必無以言為諱者蓋言者得罪而言始為諱
也人臣以言為諱其非聖世可知仰惟皇帝陛下踐位

以來圖求治理省覽章疏採愚者之處擇狂夫之言數
年之間下興敢言之風上有弗咈之美三代而後臣不

朝政有裨固非徒意氣激發取名一時者所
得而比擬矣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謂重有今日臣生適聖君之世又為聖世之臣敘烈揚
休情無已已而今月十三日事乃有深為陛下惜者臣
始聞科道官待罪闕下不信久之朝無諱言此其時也
科道近來不聞以言得罪者既而詔下錦衣衛獄臣詢
諸道路緣岷王奏稱武岡知州劉遵違法事情科道為
之分釋有乖宸斷以至於此夫岷王所奏陛下不加體
勘便差官拿解劉遵赴京陛下於待宗支厚矣科道共
論所奏未委虛實已免差官校陛下又并科道下諸理

臣則以陛下為過於厚宗支也夫過於厚宗支猶不失
為陛下盛德而外間傳言至謂陛下素不罪言者今乃
有此事由科道前曾阻倅臣之進不當聖心杜責成之
求久蓄聖怒故耳臣益惑焉陛下前於科道劄子不惟
不罪而又聽之此何謂哉陛下本厚宗支而過卒生臣
下之言如此則臣所以不能不為陛下惜也科道惟習
熟陛下必不罪言者感激自許以不諱言為職小大廢
政然否之際輒形諸論列事體差謬豈能無之十三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何文清疏

二

之事臣非敢謂言者不當得罪而恐臣下自此以陛下
為罪言者將遂以言為諱也科道在今職為言路陛下
令因其言之失而罪之失止一事而連坐者五六十年
國體不無少傷公論不無少挫公論傷國體而聖治
自此少虧矣編脩羅玘御史張淳有見於此曾各具本
親齋冀徹疏見載回成命伏闕惴惴以俟逾三日不得
報臣用是復有請焉陛下恩遇臣子如腹心手足痛癢
切於一體今之逮繫科道庸知不朝怒夕霑陽光驟照

於既霜之餘而臣等輩妄陳覲縷干聖聽草茅耿耿蓋
不昧於懷也抑臣又有為陛下慮者科道眾官逮繫久
矣令行夏正暑向炎熇狴犴迫隘毒蒸如炙萬分一有
沾疾而疾死者陛下何以忍之論罪不至死而死當其
在獄聖世有諫臣如此臣不識陛下何解以謝天下伏
願陛下含垢納汙廣山澤之量早賜詔旨從輕發落使
下不墜敢言之風陛下亦終始全從諫弗咈之美天下
幸甚倘以臣言不足聽而復遲之命下之日又非臣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何文清疏

三

請者朝野觀望誰不乾沒為心自全為計等水鳬於隨
波同仗馬之食豆而肯更枕龍鱗料虎口捐不肖之脰
以蹈不測之既耶臣瞻天仰聖無任戰慄之至弘治九
年四月十八日

省營繕疏

奏為省營繕以光治道事臣竊見近日司禮監節傳奉
聖旨蓋造乾清宮西七所并添脩萬歲山後毓秀亭該
各衙門措辦物料雇匠工臣據撥團營做上官軍者臣

自聞命寸衷若驚端居以思中夜而歎陛下即位以來
節儉形於宮闈仁恩遍於寰宇積之於心施之於政無所非為國愛民而數年之間土木頻興若神樂觀等五處迄今尚在做工宮西七所固難免於蓋造山後毓秀亭可以不復添脩今乃前工未訖後工踵之此作未成彼作復繼背府庫之財疲軍民之力恐與陛下初政愛民之心不相類也臣謹昧死而冒言焉命下踰月矣臣未見有為陛下言者意者陛下銳於所為言必得罪人故自

欽定四庫全書

何足簡疏集

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何足簡疏集

五

如大禹之溝洫文王之臺沼始下無所病而上安其利王利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又視歲之所入以定役數凶札之歲則無力政新疎之治則無征役於役民之中寓愛民之仁如此今天下所在差遣如蝟毛貧孤羸遺而大者剏建王府供餉軍需元元之瘵難以縷數耳目之所不及臣不舉以恩天聽也京師比年土木之功豈盡同於古之役民者乎各時酌事豈皆甚不得已者乎春秋莊公新延廟傳曰言新者有故也因故而新之似春秋莊公新延廟傳曰言新者有故也因故而新之似

無大捐而孔子必書之於策以見其非時而役也毓秀亭之添脩何以異於延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長府之作不見經傳蓋因子騫之言而止陛下於凡工作獨不當仍舊耶漢書載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為文帝之時海內富庶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貲財京師之錢

累鉅萬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且惜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則他所用肯復妄費有加於此者乎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則凡規制一定之外肯復有所充拓而侈於舊乎

漢文為後世嗣統守成之令主蓋以是也陛下志欲齊軌禹文顧不念漢文帝之言耶且今之時視文帝之富庶何如矣國家無事百三十年于茲豐亨豫大之運宜非漢比而閭閻之下愁嘆之聲竊感之態殊不稱於盛世昔有子有言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

欽定四庫全書

何文簡公集

六

於外則工部不免那移順天等府不免科派盧溝橋張家灣等處局殿應用者曾不能補料之半柱礎等石皆要開塘起取瑠璃素白磚瓦亦要設窯燒造凡百所需無不擾擾在內者以一廢二在外者以十供一如顏料中石大青大綠皆每斤值銀數兩所用無慮數萬斤需銀亦無慮數十萬兩石等匠除在官人外雇充該三百名每名一日工價七分一日即該銀二十一兩畧約一年工價已費七千餘兩矣陛下方春時和不為賑貸

欽定四庫全書

何文簡公集

七

足臣觀漢文帝在位賜天下民租之半者再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當時豈無一切用度國有餘蓄故耳陛下視令之內帑儲峙果誠有餘何不間歲示天下以免租之詔使天下曉然知陛下愛民之心欲感生育遂油雲藝之支無漢文帝之富庶而所為過之無乃不可乎京營官軍統之以三而簡之以十二所以肘腋寢居股肱郡輔潛蓄精銳車備倉卒調遣者也其半外衛四都司春秋兩班按期輪替即漢南北軍而兼乎番土唐左右衛兵而併其府衛以居重馭輕從中制外我祖宗之貽謀存焉非土木之功所當役也臣揆之制軍民二役分今日工作奚超百倍露臺之費也二處物料七所之所寄放及該監之所收貯一有不敷不免索之於外索之

之比閭族黨州鄉之中朋戶抽丁既專役於兵矣而復不免於他作不失之重役乎邇年神樂觀等五處做官軍有八千者有五千者少亦不下三千三大營已撥去一萬七千團營撥去五千備更番者又該五千工程浩繁有一二年者有二三年者動輒再閱寒暑在京上著之家稍有生理逐月雇工等項用銀至一兩餘外衛而無業者則行糧糶盡答應不前自度難支多行逃竄心畏罪罰不返本衛亦往往有之夫人情孰不欲骨肉相保鄉井相聚而以行役去其父母妻子差戍拋其田廬屋產米穀之謂靡室靡家載饑載渴者不可憫乎今二處做工團營又該撥去九千通計更番即一萬八千之數緣絲見蛹勢殆未已竭澤得魚後將何繼且臣聞之各處管工官員大較假公濟私便遷延以規利務隱射以求閒工程不急催完軍士致荒訓練在營聽操者無幾何矣營中之弊殷實私於辦納精壯私於跟隨技藝於造作教場操點暫令應名號令甫畢四散而去

欽定四庫全書

御文商疏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文商疏解

卷一

稽其數目莫竟所止由做工有以為推托之地也外使祇今入朝本營人馬送迎擺列已告不足萬一意外之虞突如巨洲欲一呼十萬容可得乎此臣之所為國家根本慮也往事不可諫而臣不惜觀縷之者願陛下今日之察之也雖然臣聞之道路之言又有當為陛下告者外間嘵傳陛下添脩毓秀亭而盛廚廡叢臺辦將以極遊觀也陛下早朝晏罷厲精圖治清燕之間寧有他念我太祖高皇帝皇明祖訓邀旣去處更不許造今乃及此殆為祖宗之舊不忍就墮而人言大謬者生於疑耳見影疑形聞響疑聲疑之所在未全無以言之所生亦必有為輦轂之下眾口沸喧傳之四方訛且益甚矣仰惟我太祖皇帝沉機先畧創制定規佑啓後人織悉畢具洪武八年建大內宮殿詔有司不事華麗曰使吾子孫後世守以為法又曰游觀之所朕決不為嘗指宮中隙地謂皇太子諸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今但令內使種蔬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恐奢

侈之易萌而宴安之易溺也陛下允執厥中監於成憲遊觀二字臣某復容慮揣而外間得於彷彿之迹終莫釋然宋蘇軾嘗其君云人言雖未必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者臣愚故為陛下惜也欲人勿疑莫若勿為陛下能如祖訓所戒於疑何足置喙宋英宗朝有諸子汴河築堤者趙抃謂民多不欲奏已其事築堤以防患而民不欲尚為之已今日之工作異築堤者多矣我太祖龍興初自宣至徽有儒士來見問曰鄧愈築城百姓怨否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何文淵校錄
十一
築堤者趙抃謂民多不欲奏已其事築堤以防患而民不欲尚為之已今日之工作異築堤者多矣我太祖龍興初自宣至徽有儒士來見問曰鄧愈築城百姓怨否欽定四庫全書

曰頗怨即命罷之築城以衛民因民頗怨而遂罷之今日之工作異築城者多矣陛下安能保民之皆欲而無怨耶無恠乎有是言也是言殆近於謗然畏謗而悔過非陛下之聖不能也道德之端漢決之原皆起至微而方寸轉移天淵懸絕月令工師之命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特重言之一器物之淫巧而上心乘之以蕩況所以蕩上心有大焉者是誠不可不慎也君之心權輿乎天下之安危休戚者也慎持之則財不肯輕費力不肯輕役斂於民也薄動於民也簡不慎持之則反是而天下之安危休戚分焉此常理也陛下之聖臣知無他亭事理所可緩陛下倘察臣言於此參酌而弛其一允物料工匠官軍盡得減半則慶幸在朝廷當何如從福在生齒當何如而外間之所疑亦自釋矣如或亭已拆動則可加補葺不增一楹使完而已古者宮室塗而不瑣摩而不刻人君之孝固在謹守祖宗之法之訓而豈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何文淵校錄
十一
在侈土木於前觀哉陛下幸加早斷毋以事集而難已也唐貞觀初太宗謂公卿曰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是也母惡臣言之慙而難受也貞觀四年太宗發卒脩洛陽宮張玄素切諫比之煬帝太宗為罷役是也臣以陛下之聖必不罪言者故敢進此愚忠未諳事體甘觸譁忌草茅耿耿自不能已惟陛下少垂察焉臣伏闕待命不任惶悚為此具本親齋謹具奏聞伏候勅旨弘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

應詔萬言疏

奏為應詔陳萬言以裨脩省事臣聞之昔范睢獻秦書曰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不足言也宋蘇軾上書其君仁宗亦曰臣試論小者而其大者將有待而後言也言係乎事事有小有大泛言則淺究言則至臣今獲承明詔將言其淺而小者乎亦將言其至者大臣者乎言係乎事事視乎時時之所急雖小而非泛言不失為至非時之所急君子不以潤其君言固將先乎所急者雖然在其君聽之何如耳乃者清寧宮災陛下夙夜祇畏思勅天之戒儼神明於蠖濩遣官分禱天地太廟社稷以致災之故首罷毓秀亭之工作已成者而撤之特詔廷臣痛加脩省凡有所見許其直言消流不容私潤爝火冀可助光中外執事實深慰喜激更申憫誰其忍然決月之間囊封投匱於詔旨所斥百可政弊奸朝無諱言時難再際頸企踵洗耳刮目願俟報可而

九重玄邃景象依違所見施行未盡遂言者之所望宣
所言者皆非時所急者耶不然則此詔也宋司馬光之
謂數年前亦有之而今為脩故事而已邇今閏十一月
日有食之災見於天古之君臣尤不敢忽陛下脩省之
誠當不但已毋致臣下有此疑也當世之務入於弊者
多矣官之奸貪殆未易知行伍間閭覆盆不照之處紛
紛利病如九牛毛一時刀筆安能槩舉臣以詔旨徵諸
道路得數事亦欲為芹曝之獻而恐非時之所急者敢
先以果聽斷公任委為陛下勸焉而始及之以上裨脩
省萬分之一可乎臣惟前日宦官李廣未死桑雍釀憂
狐媚希寵氣焰之盛至薄太清陛下於聽斷不無有所
借任委不無有所專今天禍其身身死罪露背肝之間
聽斷果矣朝廷之上任委公矣臣猶以為言者蓋欲即
已往勸陛下於將來庶幾陛下有所懲又不致將來有
如廣者之所為也書稱萬幾詩詠普天率土人君御煩
治廣代天工者雖有其人而動皆覆白於上苟聽斷不

果意繙紊於遲迴弛張滑於猶豫藻鑑昏於繫累則政
出多門命從中降而紀綱不可得立爵非士共罪非衆
棄而賞罰不可得明前之所是著為律後之所是疏為
令而號令不可得一太阿且為人所盜弄而能禁其母
割乎史稱漢宣神雀五鳳之治吏稱民安由其信賞必
罰聽斷惟精以得之也元帝嗣祚權入弘石之手而宣
葉遂衰由其優游不斷牽制文義以失之也箕子洪範
言沉潛剛克繼之以作福作威子思中庸論天下之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何文清政議

十四

聖必及於發強剛毅足以有執蓋果之為肯也如此陞
下自即位總攬政事如天之運本無凝滯而二三年間
各衙門所題請事宜或不即出積之旬日出即有非原
所議擬者中間宜無有奔走倖門交結近侍夤緣肺腑
所託唇齒以相引救者乎躁者望速化戾者覬苟免私
者願獨利左右之人惟利是嗜惟黨是親養諛導佞排
鯁撓直所偏好則鑄皮出羽曲為掩覆所偏惡則割肉
安刺外生科條不顧遠圖不恤清議是以人情恂恂衆
出多門命從中降而紀綱不可得立爵非士共罪非衆

口沸騰見某人某事不當如是而如是則曰某者陰為
之地也某人某事當如是而不如是則曰某者陰為之
間也某人某事始不如是而終如是則曰某者陰為之
斡旋也臣亦不能無惑焉如都御史王越以傳奉詔不
果用者兵部議推總制西路重臣所推閱數人及越乃
賜俞允王越得陛下之識擢推究其源豈無譽越於
陛下者乎給事中王綸以詔與補外者吏部故累以布
政司參議缺聞而所補皆所陪點之人踰年而後得參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何文清政議

十五

議前之不得有毀諭者矣團營官軍兵部題准不許奏
討做工而毓秀亭等處工役竟復不免差撥此固有人
以啓陛下然也甘肅守臣奏復哈密已憐降勅及金印
命服封其國長聖斷着差官去兵部具題欲無差官詔
如前旨於是擬差二員以上奏入一月有餘復得旨准
不差官夫前欲差官者陛下之意久而不差所差之人
必有非陛下意之所欲差者庸知左右有不欲差其所
厚者以僥倖功名而無陛下之命故此未發乎陛下春

秋鼎感英睿邁古淵衷所處未應左右能與惟夫遇事

稍尚安詳故有如李廣者得進言也臣見近年科道官

及諸執事所上封事又多有久留中者彼其所言不干

廟廊則觸權貴中鯁鯁然常恐齷齪投狡兔反為兎噬而

陛下輒以留中使彼不得請命却步喪氣徘徊鬱塞叩

天無路何也奏文之可不可行與不行兩言而可決者

陛下豈以前代故事容受直辭則欲常在斧辰時省覽

耶抑欲保全言者以滅謗且宣付史館以成君臣之美

也臣不能知然知陛下不行其言則必無是無乃其言

謀慾無可採者乎彼之敢於上聞傾憑肝膽其思必熟

其計必審非以為已謀也以為已謀小加譴黜大正典

刑可也非以為已謀而國家之慮縱有不熟思不審計而

傷於憇失於裂減者陛下亦當山藏海納於短取長優

示旨諭以獎、敢言之風未可棄置如無漫不加皐白使

左右者得以甘心而成其曖昧之禍以誣風節之士也

書曰小人怨女詈女則皇自敬德厭愆則曰朕之愆不

敢含怒感德之君忍乎匹夫之無狀而必省諸已況於在廷之臣為國元士負其慷慨以言為獻者平商周之際以不諫而得罪者有矣墨刑是已未有諫而得罪者也諫而得罪見於末世然漢唐有道之君亦自不爾陛下始意圖治求言甚切先朝以言被黜之人如林俊輩無不起用而御史彭程以言事罷為民按察司副使楊茂元以言事降為府同知彭程楊茂元之罷與降當時必別有以得罪者人相傳言則以為為某為某矣禮部

郎中王雲鳳以省牲日駕後騎馬得罪降知州雲鳳充常發李廣之奸於陛下故論者亦謂此乃李廣因事以中傷之所謂曖昧之禍也今日之給事中胡易御史胡獻皆言事者胡獻見蒙降調胡易猶在禁獄欲加之罪固自有辭臣愚但恐非陛下求言始意臣聞彭程已死楊茂元王雲鳳行當復用於論定之日胡易胡獻二臣者陛下倘查無大過乞速錫矜憫以釋論者之疑昔唐太宗問魏徵比來政治徵對曰陛下貞觀初導人使諫

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年勉強受諫而不平也
徵之對不及政治政治之進退實決於此臣願陛下於
此察焉得頌不如得箴得唯唯不如得謗謗得所可悅
不如得所可警人情無甚相遠彼顧欲噓死灰以自焚
啖野葛而自毒耶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有能奮然
不顧盡其言於天子者蓋素有風節之士不多得也而
言脫其口咎攻其身怨種於前患生於後彼非失心遺
死生之人則誰肯更言者將來流弊人且浮沉自營心

而任委可以不公乎易秦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否
之初六其辭亦然此不無謂也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
弟子與戶解之者謂君子用事而使小人參之之過也
參末以補斧黃泄之不可以爲醫繩墨以引斧斤背之
不可以爲器甘滑以進苦澁雜之不可以爲味理必然
者陛下視今之所任委何如乎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委
命致力不爲乏人而天冠地履尊卑分懸上下情隔苛
禮維甚文誠未孚言獲傷舌動遭掣肘貶璫棄焉默運
欽定四庫全書

口相戒甘苟讐以誇太平執文具以爲觀美務因循而
長偷謾樂軟熟而憎剝切隨時好尚以固寵榮雷聲是
非以便附會臣不識此於盛世安所取乎此臣所以願
陛下之聽斷果也人有常言天下大器也措諸安地則
安措諸危地則危人主有是大器者也是大器可以一
人有之然舉而措之一人之力則不能濟故必有以借
其力於下有以借其力於下則下得與力君子與力則
安小人與力則危故力不可輕借人主於其理天下者